

【科举学与考试文化】



刘海峰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科举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进行多学科的、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比较的科举研究,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创意。本文从科举学的重要性、广博性和现实性入手,详细分析了科举学的诸多特点。

[关键词]科举学; 考试; 专学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7725(2007) 05- 0048- 05

‘科举考试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它预示着一门新兴的学科‘科举学’正在形成。^①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或者说是类似于《红楼梦》学、敦煌学、甲骨学的一门专学。作为一门正在形成和完善的专学,‘科举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而其研究对象又具有重要性、广博性和现实性,因此,其研究规模日渐扩大,形成气候。科举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一门引人入胜的专学,具体而言,科举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科举学是一门饶有兴趣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性和趣味性。科举考试在当时社会是引人注目的重大活动,参加科考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事件,中举及第是人生中的转折点,落第而归也是一生中痛苦而深刻的记忆,往往具有戏剧性效果。围绕着科场这一中心,1000多年间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知识分子的

〇
四
八

[收稿日期] 2007- 07- 17

[作者简介] 刘海峰(1959-),男,福建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科举学、考试学研究。

思维方式、人生前途和生活态度了。1300年间,科举及第、金榜题名几乎成了所有读书人都梦寐以求的理想,很少有读书人完全不为科名所动、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因此,围绕科举的备考、赶考、待榜等活动,成为多数读书人经历过的科举生涯。在“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沉泉”^[2]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举与落第有如天渊之别,乃人生的大喜大悲之事,古代读书人的喜乐哀怒在金榜题名或名落孙山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科举时代的正史、类书、文集、笔记等对科举制度和科考活动都有大量翔实的记载,诗歌、小说、戏剧等都有许多描写科举的内容,还有众多与科举相关的典故和传奇及民间故事。不像有的学问较为枯燥乏味,科举学研究的问题是与士人的命运重大相关的事情,很多具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因而研究起来趣味横生,引人入胜。

科举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科举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十分专门独特,但研究空间却非常广阔,它是与中国1000多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有关的一门学问。它内容广博、资料宏富、成果丰硕,几乎可以说是广大无边、深不可测,对研究者而言具有很强的挑战性,越研究越引人入胜和知不足。科举学有时是有界无边或有边无界的,其研究内容、资料和成果的广博性,我觉得用一句出自朱卷中的流行套话、也可以说是科举学的行话来描述很合适:“族繁不及备载。”没有研究过科举制的人无法想象它的严密精巧,研究过科举制的人无法忘却它的严密精巧。在我看来,科举学所蕴涵的一切,只能用“高深渊博”来形容。科举本身的时空构架已经十分庞大,而如果用超越科举本体的思维去观照,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其光彩照人的正面,或是其阴暗灰蒙的背面,都还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政治面貌、社会状况、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种种光色。科举学是一门大学问。相对一些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科举学是小学科、大学问。所谓大,是指科举本身影响重大,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和历史进程影响至深且钜。兹事体大,若又能做到体大思精,自然能诞生大著作。科举学的大,又指规模宏大。时间上下千余年,空间纵横数万里。科举学的大,还有一层含义,便是指科举学是集古、今、中、外、文、史、政、教科举研究之大成,即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土之积累以成高峰。将各国各学科的科举研究整合到一块,自然会形成宏大的规模,形成集群效应。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从此视角观察,可以看到一个古老而全新、专门而广阔的学术视野。科举学是一门疆域辽阔的专门学问,深入研究科举学,其跨度横越历史时空、语言工具、国别区域等,因此,具有很强的挑战性。

科举学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学问。由于科举制本身是成系统的,相关的科举人物、科举文献和科举文物等自然也是成系统的。就科举的结构而言,有层级结构、科目结构、区域举额结构、考试内容结构、考官组织结构、考生成分结构,等等。无论是纵横上下,都井然有序。从层级来看,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从秀才、举人、进士到状元、榜眼、探花等,层次分明,序列严整;从空间来看,各省、府、州、县分布有规律

可循。例如,明清时期乡试年份各省贡院都会产生一名解元;从时间来看,1300年间长期延续,井然有序。因此,如果收集科举文物如科第人物的科名牌匾,收集题名录的资料,都可能是成序列的,而要接近完整的程度,更是难能可贵。与一些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专学较为松散不同,科举学结构严整、逻辑严密,俨然成学。

科举学是一门雅俗共赏的学问。在中国传统学术领域的各种专学中,有的属于阳春白雪,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相当专门,非一般学子所能涉足;有的属于雅俗共赏,但因自身范围有限,很难有大的发展空间。而科举学在这两方面可以说是兼而有之。例如,人们在各地方志都可以找到当地有关进士、举人的记录,几乎每一本族谱都少不了具有科名的祖先,地方戏剧中多有“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才子佳人套路,许多乡村都有关于考举人、考秀才的民间故事在流传。所以说,科举学既是一门专精的学问,又是一门广阔而通俗的学问,与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关系。尽管研究成果有深浅高下之分,但既可以做精深的学术研究,也可以做科举知识的普及介绍工作,一般文史爱好者也可涉足,并非少数学者的专利。大体而言,现代科举学可分为史学派和史话派。史学派是研究性的,其中又可分为考据派和义理派。考据派着重进行制度的考订和史实的钩沉;义理派则结合社会和文化进行理论分析。史话派主要进行科举知识的普及工作,或曰“科普”。因此,科举学是一门与普通人都可能相关的专门学问,而非那种躲在象牙塔中自成一统高深莫测的纯学术研究。

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它不仅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影响过东亚和西方一些国家。古代东亚地区还有日本实行过近200年的科举制,并有韩国、越南两个相对独立的科举考试系统在长期运行,形成了一个东亚科举文化圈。科举是整个东亚地区许多国家文化史的关键词。另外,科举制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影响。19世纪以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制,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进而对世界各国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关于科举的多种西方文字的记载和韩国、越南历史上的科举文献,还有待深入发掘。因此,科举学的研究范畴不局限于中国,研究学者也不局限于中国。海外学者历来十分重视科举研究,并且研究成果颇丰。日本史学界对科举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并且十分注重制度考证和史料工夫;相对科举研究资料而言,韩国的科举研究比中国开展得更充分、更细致;而越南的科举学继韩国、中国的科举研究热之后,也逐渐走向兴盛。与亚洲学者相比,欧美学者研究科举所依托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上都有其特点和异趣,特别注重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科举问题研究。^[3]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文献、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具有国际性,决定了科举学会成为一门“学贯中西”的学问。

科举学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学问。尽管科举是“古董”和“文物”,然而,考试却是活生生的存在。科举是历史上存在的考试制度,科举学是历史色彩极浓的一门专学,但它又不单单研究静止不动的科举历史,而且还关注动态发展的考试现实。科

举是一种离我们既远又近的传统考试制度,它已走入历史,属于已经过去的时代,在当今中国已不可能再度恢复;但它又有抹之不去的历史记忆,时常被唤醒,还有大量的历史遗迹和踪影可以追寻,甚至还以不同的形态在现实社会重新复活。由于科举的核心和实质是考试,且科举本身具有教育考试性质,加上清末主要是为了兴学堂而废科举,因而,历来都有许多人从教育的角度来研究科举,而且,教育学界的科举研究往往会联系现实考试改革进行展开论述。科举是古代文官考试,政治学界或行政学界的科举研究侧重总结科举制的利弊教训,为当今人事选拔制度创新提供历史借鉴。现今,批判高考或应试教育弊端的人往往不约而同甚至不由自主地会将其与科举作类比,而要对此做辨析,自然而然必须研究科举。与甲骨学、敦煌学、红学等一般传统学术领域的专学最大不同点在于,一般专学的研究对象多是静止的,而科举学的研究对象——历史上的考试制度则是动态发展的,高考、公务员考试等“现代科举”作为科举的替身还在演变发展,科举时代形成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对现实生活还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科举学的现实性要明显强于大多数专学,是一门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学问。

科举学是一座少有的“学术富矿”。科举学已有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影响、资料的宏富程度相比还是很不相称的。在涉及中国人文历史的学问中,很少有像科举这样地位重要、文献众多、价值甚高却尚未被充分研究的部分。由于过去对科举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很多问题尚未充分研究,或者存在明显的误区等待纠正和澄清。科举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进行多学科、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比较的科举研究,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创意。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学可以说好似一个莫测高深的无底洞。然而,一旦深入其中,就会有所收获。科举学是一个综合的专门研究领域,其研究空间要超过其他大多数专学。例如,仅从著名历史人物的科举生涯的角度去考察,就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篇论文,而已发表的这种个案研究论文为数尚少。就同年进士的关系作政治学研究,目前仅对北宋太平兴国三年榜做过专门的研究,^[4]除此以外,对中国历史上725次进士科榜多数未曾做过同年关系的研究。可见,科举学还有许多待开垦的处女地。假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透视科举,还可以有非常宽广的拓展空间,在其中深入挖掘,定会有所成就。而且,科举学是一门能够产生大学问家的学问。以往已有许多大学问家涉足科举研究,科举研究也已产生了许多大学问家。^[5]

科举学是一门学科汇聚、互通与共生的学问。大音稀声,大象无形。许多学者从各个断代、各个学科研究科举,就像从不同的侧面观察或雕琢科举,而用科举学来审视科举,就有如从空中鸟瞰科举,视角与传统的科举研究大不一样,自然可以看到许多新的东西。以往各国各学科各自研究科举的人,主观上只是为了从科举的角度研究本学科的一个侧面或一个专题,并非一种有意识地从事科举“学”的研究,不知道他们的研究实际上是宏大的科举学的一个构成部分。但从“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在不自觉之中,却在为构筑科举学的大厦添砖加瓦,客观上构成了科举学这一庞

大体现系组成部分。待到一旦将这些分散的研究整合在一起时,才发现科举研究已经蔚然成学。这就像有的建筑和地形,在地上只是各自独立不成体系的物体,如果一旦以航空或者航天方法来拍摄,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构图,或像人脸,或如佛像。与一般科举研究论著有所不同,科举学不仅将科举当作一个专题来研究,而且将其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力图做些整合与贯通的工作。科举学跨越学科的畛域,融通不同的学群,使原先“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学者声气相通,守望相助,减少重复,提高各自的学术水平,最终促使科举学成为传统文化领域中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

参考文献

- [1] 《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7页。
- [2] 《通典》卷十八《选举》六《杂议论》下沈既济《选举论》。
- [3]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4-64页。
- [4] 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 [5] 例如,台湾的中研院院士中,就有何炳棣、毛汉光、萧启庆三位深入研究过科举,科举研究论著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之一。

责任编辑:刘 强】

